

明日之旅

台湾新人新著 (9)



台湾新人新著（9）

明日之星之旅

藏 杨小云 著

鹭江出版社

台湾新人新著(9)

明日之旅

杨小云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5印张 2插页 135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

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 000

ISBN 7—80533—138—3

I·50 定价: 2.10元

1

乳白色的轿车缓缓滑进了慢车道，在一幢摩天大楼前停了下来。

驾驶座上的男人侧过身，用那样一双热忱得让人反感的眼睛，直视着表情漠然的婷婷，极尽和悦地朗声道：“到了，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婷婷，爸爸代表全家人向你表示欢迎。爸爸真心的希望——希望能给你快乐……”说到最后，嗓子像麝沙似的哑了下来，连他自己也听不真切。

爸爸？婷婷在心底冷笑，全身都为这个刺耳的名词发紧。

爸爸？她轻蔑地扯了下嘴角，不愿去碰触这个陌生的称谓，一如这一路来她一直不愿接纳他亟欲表达的父性关爱。

车窗外闪过的水银灯在他脸上跳跃，演映出一张零碎的脸，看不清五官，有的只是淡淡的薄荷香。是从他身上散漾出来的吗？那香味，似有若无，陌生中有着丝丝熟稔，推着她挨向童年的记忆。翻开回忆的相簿，一页又一页，却找不到一张属于爸爸的相片；看来看去，总是模模糊糊的一团，衬在一大片空白之上。除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薄荷香。

“来，下车吧。”

男人很有风度地为她拉开车门，伸进讨好的左手。婷婷往后闪了下，躲开那只戴着宝石戒的修长手指，慢慢的将藏在黑褶皱下的腿移出车外；套着方头学生黑皮鞋的脚刚踏上红砖道，耳边又响起男人热烈的声音。

“这里是仁爱路四段，有名的林荫大道，是台北的高级住宅区。我们住在12楼，空气好，视野广；等下爸爸陪你到顶楼看外景。节日看焰火、中秋节赏月，都方便极了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那声音，就如同呈现在眼前的景致，模糊而不真实，朦胧中带着陌生，黑暗里藏着莫名的危机。随着男人走进灰白色的大嘴，置身在敞亮的牙间；走在光鉴的墨绿大理石地面，像踩在涂了沥青的玻璃上，每一脚都虚虚滑滑的。婷婷放慢了脚步，一寸一寸地往前蹭移。如果可能，她倒希望永远不要走到目的地，永远的滑移在这块无人的地面上。

“包包爸爸替你拿。”

走进电梯，男人再一次伸出善意的。婷婷扭了下肩膀，一抹厌恶在她宽阔的前额上徘徊，她紧紧抓着压在肩上的旅行袋，两条细致的眉毛拧成一个结，聚在眉心。

男人叹了口气，视线落在她齐耳的头发边的白绒花上，嘴唇喻动，在喉间唤了一声：“婷婷……”就再也吐不出半个字来，在一片尴尬的沉默中，电梯停了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

男人脸上又换上兴奋的表情，急切地指着右边一扇古铜色大门，熟练地按下把柄，推开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大门。

有如刚刚从黑暗里被赶出来的蝙蝠，婷婷给门内的灯光

照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一片晃眼的白，扎人的亮；加上浓密而且过暖的空气，烘得她头脑发胀。

脚下的地毯像棉絮，虚浮柔软，一屋子灯像太阳般围着她的太阳穴打转，玻璃面反射出来的光线，刺得眼睛发痛，全身不由得掠过阵阵痉挛似的颤抖。

整个屋子在婷婷眼前旋转，昏眩中，天幕突然爆了开来，一串如铃铛般的笑声，穿过裂缝钻刺而来。

“启华，你可回来了，等死我了。快，快脱下大衣，我刚煮的咖啡，给你倒一杯。真是，怎么去那么久？”

男人也不脱大衣，只伸出手去抓女人的胳膊，献宝似的说：

“不急，不急，来，先见婷婷。”

女人冷冷的转过脸，懒懒地瞄了婷婷一眼，铃铛敲出的音阶低了四五度。

“哦，这就是你那个赶来归宗的宝贝女儿哪！”

“莉丽——”男人沉下脸，声音中带有责备意味。只一瞬间，又换上祥和得近乎巴结的笑，转向呆立在门边的婷婷说：

“我来介绍，这位是你——母亲。”声音很小，听起来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连自己都不大肯定的味道。

“哟！别、别、别，我可没那个福气。”

女人脸上的笑意全冻住了，金铃铛象刚由冰箱里取出来一般冷脆。殷红的嘴角挑起一朵鄙夷的笑，描得弯弯的眉毛提得老高，一双框着黑圈的丹凤眼，整个地吊了起来，涂得血红的指甲，像赶着扰人的苍蝇般左挥右舞，咯咯笑了两

声，干嘎嘎地说：

“我李莉丽可是——承·受·不·起——”尾音拖得老长，久久回旋在僵硬的空气中。

男人尴尬地笑笑，看看女人，又歉然地转向婷婷，依然是热呼呼地说：

“那，你以后就叫她阿姨好了。你阿姨是刀子口、豆腐心，日后她要是说了什么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放啊。不过，她的心倒是挺好的……”

心好？婷婷在鼻里冷哼一声，心好的女人会爱上别人的丈夫？心好的女人，会有意的去拆散别人的家？

心好？婷婷的眼睛聚了一肚子怨怒，狠狠地朝阿姨脸上刮了几下。那是一张描绘得十分精细工整的脸，蛋形的；皮肤是那种过着优裕生活，不操心、不劳神的细白光滑，体态高挑轻盈，一身枣红色连身羊毛裙，使她像绽放得近乎绚烂的大理花。而妈妈，婷婷心头抽了一下，妈妈细瘦的身上，披着的永远是灰黑、藏蓝。尖形的脸上，涂的是化不开的苍黄。妈妈一辈子抹在脸上的化妆品也不及这个女人一天多；相同的，妈妈涂在纸上的颜料，只怕那女人在梦中都看不完。是了，妈妈的彩色是泼在宣纸上，这个女人的颜料，是上在脸孔间。而这个男人，我的父亲，却原来是这样一个肤浅的人。没深度！

婷婷咬着牙，死瞪着女人的脸，像要一口吞下她似的，真想冲过去将五彩缤纷的脸，抓得鲜血淋漓才痛快。

就是她，将自己的快乐插在妈妈的心上；就是她，使妈妈的生命陷入无尽的黑暗；就是她，让妈妈的世界钉死在绝

望的定点上。是她！不能原谅她，绝不！

大股浓烈的恨由胸口燃了上来，直逼瞳孔，笔直地射出去，砍伐着立在几步之外那个女人。僵硬脚不自觉地往前移动，十根手指微微弓张着，愤怒地夹陷进沙发椅背上。

女人在婷婷逼视下，显出些许不安，身子往后移了移，斜睨着眼皮，挤出一抹阴油油的光，趿着毛茸茸的拖鞋，绕过长沙发，用力将自己像一盆花般扔陷进去。翘起尖尖的莲花指，意态优雅地端起白瓷咖啡杯，细细抿了一口，将视线投向唱得热闹的荧光幕上。

“坐，坐啊，别拘束。婷婷，要记得这儿是你的家，在自己家里千万别像客人一样啊。”

男人脱下灰蓝毛呢大衣，里面是剪裁合身的深蓝西装，浅蓝棉质衬衫，耀眼的金表，折射出华丽的光。他搓了搓手，咧开大嘴露出齐整整雪白的牙齿，笑着问婷婷：

“屋里暖和，你也把毛衣脱了吧？”

“不要！”尖短，抗拒，恼怒。

婷婷后退了两步，左手捂着衣襟，眼睛写满了敌意，挡住男人的善意关怀。

当然不能脱，当然不能让他碰！

毛衣是妈妈留给她唯一的纪念品，3年来，她一直舍不得穿，冷急了，拿出来也只捧在手上，把脸孔埋在里面，暖烘烘的衣服上，似乎仍有着妈妈的体温。摩挲着前襟，心底总是一阵酸，模糊的视线下，浮起的是妈妈倚在床上织毛衣的景象。

那年，妈妈已病得不能下地，成天都靠在床上，原本灰

沉沉的眼睛，显得空洞死寂，像两个没有生命的黑洞。干枯的手背上，暴起粗如蚯蚓的青筋，仿佛架不住搁在指间的毛线针。姥姥好几次心疼的要夺下妈妈手里的毛线，妈妈总是哀求地拒绝着。

——您就让我把它打好，也算是给婷婷最后的留念。

——说这些话干什么，你这孩子就是这样。

姥姥才挤出一抹责备的笑，红着的眼圈却掩不住心底的悲戚与无奈。

还剩下半截袖子没织完，妈妈就闭上她那双永远忧愁的眼睛，吞下一肚子幽怨，放下了手里的针线，走了。

姥姥戴着老花眼镜，在妈妈灵位前，就着昏黄的灯，围在青烟袅袅中，一针一针，一泪一行的织完了半只袖子，钉上纽扣。6月天，婷婷披着厚重的藏青大毛衣，脊背上却一阵阵发冷。抬头望着母亲的照片，仿佛看见她露出凄清的笑，欣慰地对着她笑……。

.....

“哟！启华，你这女儿还挺冲的！啧啧，以后啊，可要小心点。”金铃铛又响了起来，恢复了清脆，加进了尖锐。

男人白了女人一眼，没接腔。却殷勤地朝着沉思的婷婷：“坐，你坐啊。”

男人往前走了半步，想拉婷婷的手在半路顿了顿，又警觉地收了回来，讪讪的笑笑，转向盯着电视的女人问：

“怎么没看见力平、蓉蓉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女人答。空洞的、懒怠的。

“叫他们出来见见姐姐，这两个孩子也太不懂事了，临出

门前明明告诉过他们的。”

女人又敲起金铃铛，整串互相打击着。

“蓉蓉——力平——，你爸爸叫你们出来，家里来了贵客！”

“是谁呀？妈咪。”

甜娇娇的嗓子拥出一张甜娇娇的脸，像阵风般地吹来，婷婷觉得眼前一亮，绚丽夺目的大毛衣，跳跃的黑眼珠，看起来像——像一只欲飞的锦鸡。围着一身黑的婷婷转了一圈后，抬起右腿踩在椅把上，夸张的端端肩膀说：

“啧啧，受不了这种刺激，贵客？啧啧！”

婷婷注意到她看自己的惊愕神情，仿佛发现她们豪华的客厅里来了一只形状丑怪的癞皮狗，皱起鼻子，极其嫌恶的斜睨着父亲口里的客人。

“蓉蓉，不许胡说，她叫董婷婷，比你大3岁，是你姐姐。”

“哟，哟，哟！爸，真要气死老百姓了。我哪又冒出这么土的个姐姐啊！”

“蓉蓉！”男人厉声喝住张牙舞爪的锦鸡。“以后一定要叫她姐姐！”

“哼！”女孩叉着脚斜坐进沙发，两条绷在牛仔裤里的腿，不屑的晃荡着。抓起茶几上一盒敞开的巧克力，连扔了三颗进嘴，含着糖汁咕哝道：

“叫她姐姐？她美哟，她！”

男人也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懒得理她，因为他的视线已经转向立在墙边一个细高男孩身上，喜悦之情充满他的眼睛，

快步横过茶几，直趋而去。

“来，力平，来见见你大姐。记得吧，昨晚爸曾经告诉过你的大姐。她可是和你一样的好学生哟。今年你考高中，她考大学，一起加油，一块金榜题名……”

屋子里就听见男人聒噪的自语，女人和女孩全一脸蔑视，叫力平的男孩则扁心微蹙，把架在中间的眼镜都给推挤到鼻翼边；星聚在两颊的青春豆，闪着不耐烦的光；两道剑眉上，凝定着沉重的郁气。十几岁的少年，却散发出几十岁老人的苍颓。

对父亲亲昵的拉扯，亟欲表现的热情，他似乎无动于衷，连眼皮也没抬一下，就转身往里走。

“力平——”男人干叫。

“干什么嘛，老师还在上课。”

男孩粗嘎的低吼着，随即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

男人尴尬地挤出一丝苦笑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一眼瞥见仍然杵在门边的婷婷，立即又堆满了笑。

“坐下来看电视，来，吃糖？”

婷婷面无表情的摇摇头，小声的呢喃着：

“我想——休息。”

“哦，好，好，莉丽，你带婷婷到她房间去。婷婷哪，你房间的一切都是你阿姨亲手布置的。看看还缺什么，别客气，尽管讲啊。你累了就早点休息，明天爸带你参观台北，请你吃饭，为你接风。”

女人假装专心看电视，一点没有站起来的意思。

“莉丽——”

“啊？”

“带婷婷回房去休息。”

“唉呀，人家正看到精彩的地方，别打岔嘛！”

男人想说什么，嘴张了一半又咽了回去，无奈地瞪了女人一眼，又赶忙换上带笑的脸向着婷婷。

“来，爸带你去。”同时先一步朝甬道迈进。

婷婷转过身正要往里走时，只听一阵尖锐急促的铃铛由背后压来。

“唉哟——是谁的破袋子啊？脏死了，快拿开，把地毯都弄脏了，唉哟！好脏哟！”

婷婷脸上象挨了一巴掌似的发烫，红着脸将忘在地上的旅行袋拾起。在弯腰的一刹那，她再一次挨了女孩极嫌恶的白眼，心里一痛，几乎举不动搁在胳膊的袋子。

绕过圆形带转盘的餐桌，走在前面的男人停住，扭开白色雕花门的把手。

“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对面是蓉蓉的，再过去是力平的，爸的房间就在你隔壁。房里的东西看看缺什么，告诉爸，婷婷——你知道爸爸对你……”

男人眼睛快速地眨着，像是急圈住心中泛滥的情绪，慈柔的眼波紧紧拥着婷婷，嗓子微微颤抖地说：

“爸愿意做任何事来使你快乐，真的愿意。”

婷婷垂着眼皮，避开男人投注过来的温煦，冷冷地转过身，将房门关上，隔成了一道穿不透的墙。

快乐？这个多么美好的字眼，曾经引起多少的梦，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却是像雪鸟般的难寻哪。

摸到墙边的开关，室内立即胀满了玄色的光晕。不算小的房间内，摆着一床、一桌、一柜，还有一张精巧的梳妆台。婷婷凝视着镜面，里面的脸也睥视着她：冷漠的脸，冷漠的眼睛，一抹惨绿的怨毒，像铜器上生霉的斑点浮在眉尖。她厌恶地移开视线，感到大股的悲愁浪潮拍击而来，许多压抑已久的情绪，都在这片刻卷压上心头。

她用力甩着头，两手环抱着自己的胳膊，紧贴着门，急于排开那些扰人的迷乱。

就在这时，外间传来的对话，清晰地灌进她躲在门里的耳膜上。

“爸，她真的要住在我们家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受不了这种刺激。从来没见过这么阴沉的人耶，看起来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吸血僵尸。妈咪，你说像不像？”

“蓉蓉，你再胡说我可要生气罗！她是你姐姐，知道吗？姐姐。”

“哼！什么跟什么嘛！”

沉默。半晌之后，又有了动静。

“我说启华呀，还是在附近给她租个房子分开住比较好些。我看她不像好相处的人，不住在一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，怎么样嘛？”女人娇腻腻的说着极不温柔的话。

“不行！婷婷一定要住在家里——我的家里！”

“那我搬出去！”女孩坚硬的叫了起来。

“蓉蓉！小声点，别让她听见。”男人略带紧张地阻止。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！爸爸，我讨厌她，第一眼开始就讨厌，讨厌！讨厌！”

“住口！回房看书去！”男人愤怒的吼。

“爸爸也讨厌！偏心！偏心！”女孩不甘示弱的硬顶了过去，她的声音像磨利的刀，尖锐锋利。

“啪！”的一记耳光声，像打在婷婷脸上一样，她缩了一下，不自觉地拿手捂住嘴。耳里灌入女孩的嚎哭。

“启华，你这是干什么吗？你要你女儿，好！我明天就和蓉蓉、力平搬出去，让你们父女痛快。走，蓉蓉，跟妈回房间收拾东西去。”

凌乱的脚步由门边跃过，每一下都带着无声的抗议。

“砰！”、“砰！”的摔门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寂静。

婷婷注视着窗外黑压压的天幕，她看不出那边有什么光明，只觉得自已像孤立在这四下无人的旷野中，等在前面的是看不见的恐惧和无望，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。

她打了个寒噤，扑向床铺，紧抱着破了皮的旅行袋，失声地叫着：

“姥姥，姥姥，姥姥——妈——”

2

董启华颓然地靠回沙发椅背，烦躁的按着胀痛的太阳穴。

郁闷的气由心底升起。每件事都和他想像的完全不同，受挫的懊恼，失意的索然，和着由窗缝中钻进的冷风，快快的爬上心头。

每回和莉丽发生争执后，都有相同的感觉，像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战斗，除了疲惫还是疲惫。

好累，好没意思。使劲扯松了领带，右腿叠架上左腿，无聊地抖了一阵，心里益发烦乱起来。

站起身，想和平常一样出去走走，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思考斟酌，看看该用什么办法来处理那些棘手的纠纷。

往外移的脚，却被蓉蓉一声强似一声的哭嚎截住。他拧起眉毛本想不理，转念又觉得不妥，以蓉蓉那说风就风、说雨就雨的脾气，加上莉丽的戳弄，趁着他不在，还不知会怎么去闹婷婷。只得改换方向往甬道走去。

经过婷婷房间，隐约听见压抑的低泣，他的心一抽，想敲门的手，转了个圈——还是缩了回来，往前一步，扭开另一扇门。

立即，绝对的混乱和浓烈的火药味迎面扑来，床上横着两只咧着嘴的华玉牌皮箱，莉丽青着脸将衣柜里的东西往外扬，蓉蓉捂着半边脸趴在床边哭得抑扬顿挫，有声有韵的。

“别闹了，行不行？”启华关上门，极力按下心中的恼怒。

“我闹？”莉丽尖亢地叫着，两条眉毛挑得老高。转身提起蓉蓉，扳开她捂住的半边脸，五条清晰的红印赫然反映在灯光下。

“你看，你自己看，好好个孩子，让你打成这样，还说
我闹？”

启华心里虽然有些歉然，可是嘴上却硬梆梆的。

“我这是教她规矩。”

“规矩？”莉丽冷笑一声，“你省省吧。董启华，这些年来，我还当你真搁下了呢，这会儿见了女儿算露了相。我说呢，到底是原配夫妻，父女连心啊。她头一天来，你就下狠手打蓉蓉，过几天哪，说不定连我这个老妈也挨揍……我闹？我闹什么啦……”

启华的心象着了火般灼痛，感觉全身血管暴胀。控制自己，要冷静，要冷静。强压下欲喷的怒火，他朝莉丽低吼着：

“你有完没完？你要我怎样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”

“把那个叫婷婷的女孩赶走！”

蓉蓉扬着一脸的泪，噘起倔强的嘴，直顶过来。

“住口！这没你说话的份，回房去。”启华吆喝地挥挥手。

“为什么我不能说，”蓉蓉眼底闪着怒意，笔直地射向

父亲不逊的嚷道：“你们大人最不讲理了，平白无故跑来个阴阳怪气的女的，硬掐着人家脖子叫她姐姐，什么嘛！以前从来就没谁对我说过爸另外还有孩子……”

“那是你爸爸心上的一块病。”莉丽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。

“莉丽——”启华差点没噎死，他有过去抽莉丽一记耳光的冲动，握紧的拳头在裤管边摇了摇，弹出去的确是坚硬的一句话。

“这叫病在我身，痛在你心。”

像挨了一拳，莉丽倒退几步，狭长的眼睛撑成了椭圆，燃烧着受伤的狂焰，直卷向启华。

“你？你是想翻老帐，还是后悔了？”

“随你怎么说。”

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，爸、妈，你们别吵行不行？拜托你们哪位把实情告诉我好不好？天哪！真受不了这种刺激。又是病又是痛的，我都快变成神经病罗！”

莉丽避开跳叫的蓉蓉，坐向靠窗的圆藤椅里，侧着脸将视线投向墙外，摆明了是不想开口。

启华尴尬地搔搔头、搓搓手，一连喘了好几口大气，思忖半晌后，这才开了口。

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……”他尽管将声音放得轻松，可是喉咙里却象糊了浓痰，怎么都不顺畅。

“快说嘛，爸。”

“那时候，爸还在空军服务。后来——那时候，我和婷婷的妈住在冈山……后来，由空军退下来，经朋友介绍，进